

扫码关注“京晚江花”
把美文读给你听

江花

综合

09

与春天同行

文/陆蓉

只一个转身的距离，
北风便融入了春的绿意，
一朵花开的声音，
唤醒了春的脚步。

鸟群从天空，
斜斜掠过，
温润的杨柳风中，
风铃发出细微的颤抖，
摇碎了每一个细小的冰层。

一只蚂蚁，
拿起阳光的笔，
在绿叶的背面，
写春天的文字，
渴望便似一枚新芽，
动听地向外滋长。

萌动的田野之上，
我追逐着风的方向，
一直抵达，
桃花的渡口。



文/祝诚

喜见青枇

文/陈鹏飞

立春刚过，这世间就变了样，北风依旧吹在脸上，可并不再觉得那么冷，空气中也开始飘动着春的味道，虽然淡若游丝，可你却明显感受得到，再加上，路两旁不时有几枝迎春花斜着伸出来，黄澄澄地对着你笑，怎让人心中不喜？

更让自己喜的，是那棵枇杷树。

前些时候还是黑乎乎一团的枝条顶端，突然间清爽了起来，白色的花瓣不见了踪影，一些体质偏弱的果子虽已干瘪，可仍赖在上面不肯走，正是有它们作为反衬，那些傲立枝头的青色枇杷更博人眼球，毛茸茸的像是猕猴桃，不过个头仅有莲子大小，而且数量不多，不少枝头上竟只剩下两三个，真是硕果仅存。

这样的稀少，不只是让人觉得其珍贵，更让人想起“梅花香自苦寒来”这样的诗句，这正如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，都需要磨砺，都需要经受各式的“熬”。好在，生活最终都会给那些奋斗者以正面回答，功不唐捐，虽然眼前未必就能看得到。

我特喜欢这些青枇，一副毛头小伙子的模样，每天只要有时间，都会站在树下，抬起头出神地望着，那叫一个安静，那叫一个心喜，全然不顾过往的邻居同样好奇地盯着我望。

望着望着，眼中的青枇渐渐变成了一种幻影，那是两个月后的它们，一树的金黄，美得让人心醉，先前的小果子也已有鸽子蛋般大小，通体浑圆，色泽纯黄，而更令人欣喜的是，它们的皮薄得如纸，只需用手轻轻一撕，便可从上到下剥了个干净，肉质也如同纯白的糯米糕，细腻的，黏软的，沙沙的，看上去就让人想吃，而当真咬下一口后，蜜甜的质感瞬间就充满口腔并传至大脑，一个念头亦油然而生：赶紧再来一口。

喜欢这“白沙”枇杷的，还有一众好友。

每年初夏时节，那些曾经的青枇便成了一条纽带和聚会的理由，最难忘的，还是它们与火锅的搭配。洗上两碗往那火锅桌上一放，每人先来上几颗问候一下味蕾，一阵称赞常常引来服务员们的关注，从那些有些疑惑的眼神中，我猜得出，她们的心里在想：至于嘛？不就是几个枇杷！

于是，便不由分说，抓上一把硬塞进她们手中，那意思是，你不尝尝还不行。

也许真的是吃人家的嘴短，她们随后笑着说的那句“还别说，这个枇杷真甜”，即便那不过是礼节性的客套，甚至是满足了自己的虚荣心，可我仍愿天真地相信，独乐

乐不如众乐乐，美好的东西与人分享总是一件开心的事。

然而，火锅总是辣的，没用多久，大家就被辣得张开嘴巴向外直哈气和伸舌头，这要是放在冬日里，都会毫不顾忌地喝上几口矿泉水，而此时却不必，因为有那枇杷在，顺手再剥几个放进嘴里，瞬间便有一种清凉，感觉心火也消去了许多，于是，又开始称赞这果子好，又接着去吃火锅，重复的循环中伴随着天南海北般的狂聊和阵阵欢笑，时光和友情都被这枇杷的甜蜜与火锅的香辣所浸润，美好而热烈，真挚又绵长。

春到江南，阳光明媚，雨水充足，青枇们铆足了劲，以一天一个样的速度成长，与老友再次“把果言欢”的时刻即将到来。

这是一种等待。

我一直以为，等待，定然要耗去不少时间、精力包括心情，而且结果未必都心想事成，事与愿违和失望伤心也是常有的事，可无论如何，“有的等”总是一件值得的事，有谁的生活不是寄托在某一个念想之中呢？毕竟，哀莫大于心死。

唐朝的羊士谔，算是一介文官，在被贬到今天的四川资阳一带作刺史的时候，写下了《题枇杷树》一诗：“珍树寒始花，氛氲九秋月。佳期若有待，芳意常无绝。袅袅碧海风，濛濛绿枝雪。急景自馀妍，春禽幸流悦”，固然是写景写实，可寄托在身处逆境的他心中的，自然是从“寒始花开”到“佳期有待”。

相比而言，自己幸运得多。我喜欢这青枇带给自己的等待，心有所盼，时光流淌，不急不躁，岁月静好。



绽放

文/解志忠

想起繁花与星辰
一个绽放清静美丽
一个绽放深邃空灵
想起芳华与垂暮
一个朝阳般
绽放青春活力
一个夕阳般
绽放豁达老成

有的绽放清晰透明
仿佛伸手可得
有的则晦涩昏暗
让人牵肠挂肚
但无论以
何种方式打开
都带来视觉的冲击
产生一丝心悸

编辑 卢伟庆

版式 胡骏

校对 山水

